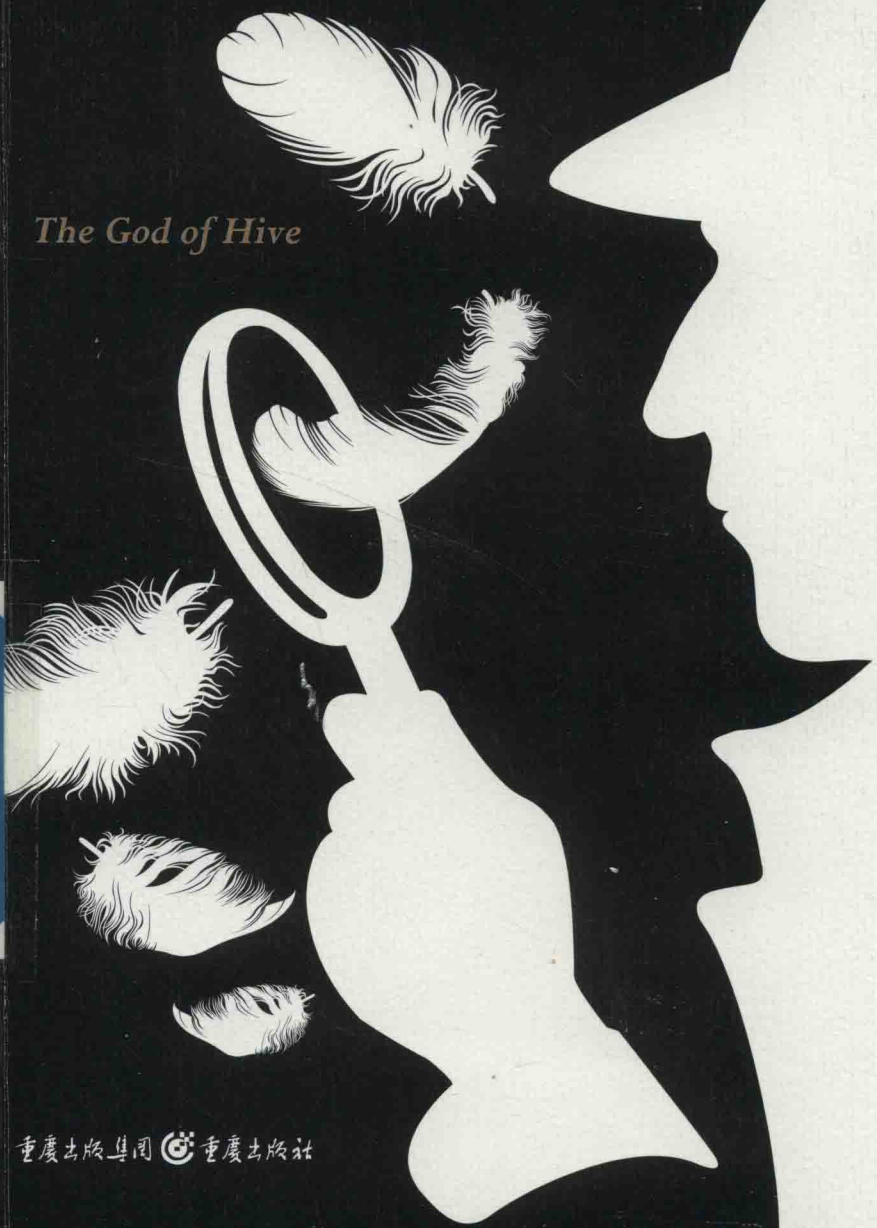


玛丽·罗素与 大侦探福尔摩斯

蜂房之神

[美] 劳拉·金 (Laurie R. King) 著 王小米 译

The God of Hive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蜂房之神

[美] 劳拉·金 (Laurie R. King) 著 王小米 译

The God of Hive

THE GOD OF THE HIVE by Laurie R. King

Copyright © 2010 by Laurie R. King

Map copyright © 2010 by Jeffrey L. War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Books,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ALPHA BOOKS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16) 第087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蜂房之神 / (美) 劳拉·金著; 王小米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8.2

书名原文: THE GOD OF THE HIVE

ISBN 978-7-229-12851-7

I. ①蜂… II. ①劳… ②王…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80246号

蜂房之神

FENGFANGZHISHEN

[美] 劳拉·金 著

王小米 译

策 划: 同 人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伍 志 徐宪江

策划编辑: 张慧哲

责任编辑: 张慧哲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张 宁 初 晨

装帧设计: 主语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 bjhzt@vip.163.com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2 字数: 278千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大西洋

奥克尼

瑟索

• 威克

• 因弗内斯

苏格兰

• 爱丁堡

湖区

• 雷文格拉斯

• 温德米尔湖

爱尔兰

英格兰

• 牛津

• 哈里奇港

• 伦敦

苏塞克斯

英吉利海峡

法国

北海



0 英里 100 200
0 千米 200



荷兰

阿姆斯特丹

• 荷兰角

比利时



序曲

1924年8月29日，周五

两位精明的伦敦绅士，一样西装革履，一样静坐在各自的房间，一样在思索着午餐的事。

年轻一些的正在欣赏他那油光锃亮的皮鞋，年长的则对着他那脏兮兮的袜子陷入了沉思。

一个在考虑最好去哪里吃饭，另一个在想他今天还能不能吃上饭。

一个精明的男人站了起来，用精心修饰过的手指调整了一下自己的领带。他稍微挪动了一下桌上银色的钢笔，让钢笔和桌子的边缘保持平行，接着走过柔软的地毯来到了门口。在那儿，他对着墙上的镜子审视着自己的脸庞，探出身去抚摸右侧太阳穴上面的白色疤痕——真够帅的——然后戴上他那整洁如新的帽子遮住了它。他又固定了一下领带，接着，伸出手去拉门把手。

另外那个男人也扯了扯自己的领带，并为之感到庆幸。将他锁在这里的那些人拿走了他的鞋和皮带，却留下了领带。他无法确定，他们，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背后的人，是否已经判断出像他这样身形的男性如果要自杀的话，手里的这些布料完全不足，还是他们一直暗暗期望以此来摧毁他的精神：条纹的丝绸领带已经用了多年，它的长度仅仅能让他在站着的时候不至于让西裤滑落到脚踝。饥饿，寒冷，不能刮

胡子，一只带盖的桶充当马桶，这一切已经让人感到极度不适，并不需要下垂的裤子来强化这种滑稽不堪、尊严尽失的感受。

二十分钟后，年轻的男人和往常一样与两个高级官员以及一个报业巨头随意地闲谈——这就是他选择餐厅的真正原因——当他的蓝色眼睛认真地扫视着那皮质封面菜单上的字时，另外那个男人那双浅灰色眼眸正凝视着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他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枚小钉子，正在用它把公式刻入砖墙。

$$a \div (b+c+d)$$

这两人，实话实说，对于各自的进展都挺满意。



第一部

8月30日 周六—9月2日 周二

1924年

孩子就是个累赘，走了一英里之后，这种想法油然而生。

我一整夜都在跌跌撞撞地翻山越岭，不断地爬上山顶又下到谷底。之前那些不曾留意的烧伤和皮外伤此刻开始剧痛，加上之前在冷冽海风中跋涉的两英里，当晚行走的距离已经达到八英里，而其中的一半我还带着个四仰八叉的人，即便只有三岁半，但一路上一直昏睡不醒，实在是个累赘。

走到三英里的时候，浑身开始酸痛，脚底的碎石咯咯作响，让人畏缩不前，而腰部也传来阵阵刺痛，不过有一点我很确定，身后不知藏匿于何处的那个疯子正对我穷追不舍。就在这时，一声响亮的鼻息突然打破了夜的寂静。这声音离我如此之近，以至于我能感觉到它就在我身边。我艰难地拔出左轮手枪，同时还不能把孩子掉在地上，我此刻已经神经高度紧张到想大声尖叫。

紧接着，当我明白了这鼻息声出自什么的时候，快要引爆我神经的肾上腺素被穿透了：一个疯狂的杀手是不会有袭击之前发出那样湿乎乎的声音的。

我开始镇静下来，怦怦的心跳渐渐放缓，这突如其来的放松使我向前趑趄了一下，把抱着的孩子掉在了一堵低矮的石墙上，这石墙在晨曦中只隐约可见。奶牛猛地回过头，接着好奇地朝我们慢慢悠悠地走来，直到孩子轻轻地拍起了它那大鼻子。我低头看她，让内心恢复平静。

艾斯特蕾·艾德勒聪明可爱，有一半中国血统，是我丈夫失散多年的儿子的孩子：也就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孙女。两个多小时之前我才刚和她熟悉起来，知道她的存在也不到三周时间。但是如果那企图杀死孩子父亲的疯子——他显然想把这孩子据为己有——在夜幕中出现，我会毫不犹豫地用我的生命来保护她。

昨天夜里她被我提到的疯子下了药，这无疑正是她一路上昏睡的原因。但现在她正靠在我的臂弯里检查母牛那甩着白色鼻涕的鼻子，几乎是以一种学术的好奇心在研究这头母牛。这就意味着天色大亮，不能继续耽搁下去了。我整理了一下我的帆布背包的肩带，里面塞满了孩子的东西，显得鼓囊囊。我伸出手抱起这个珍贵而麻烦的负担。

“你——”她大声说道。

“嘘！”我打断了她，“我们要说悄悄话才行，艾斯特蕾。”

“你累吗？”她继续说，尽管声音比悄悄话还是大了很多，但至少不会传很远。

“我的胳膊累，”我在她耳边轻声说道，“但我还好。”

“我可以趴在背上。”她说。

“你确定？”

“爸爸就是那样背着我的。”

好吧，如果她能趴在那个高个子年轻男人的背上，可能也可以趴在我的背上。我把帆布背包移到前面，让她爬上了我的背，她的小手紧紧拽着我的领子。我弯了腰，把胳膊背过去在她腿下面拢好，重新出发了。

感觉好多了。

艾斯特蕾知道该怎么做真是一件幸事，因为我可能是有史以来的保姆中最不称职的那一位。我基本上对于孩子一无所知；唯一一个有过短暂接触的孩子是在印度大街上遇到的

那个流浪儿，比我身边的这位大了七岁，甚至比许多成年的英国人还要成熟。对于孩子，我有太多东西需要了解。

孩子的建议让我能沿着高低不平的路走得更快一些。我们现在位于奥克尼群岛，这些岛屿零星分布于苏格兰的北部。我们正在往下走的大山将主岛一分为二。每多走一步，就意味着离我的丈夫和艾斯特蕾的父亲——达米安——更远了一些，也意味着远远地离开了那血淋淋的、烟熏火燎的古老石头祭坛，在那里，托马斯·布拉泽斯差点要了他们俩的命。

为什么不去寻求警方的帮助？也许有人会问。报警会有些用处，毕竟，布拉泽斯至少已经残害了三条性命。但是，案情很复杂——夏洛克·福尔摩斯接手的案子都很复杂，这是一种常态，但是在这件案子里，复杂之处在于我的丈夫、我丈夫的儿子，以及我本人，都被下了通缉令。艾斯特蕾目前是福尔摩斯家族中唯一一个没有被苏格兰场大力搜捕的成员。

让人不可思议却又不得不信的是，被搜捕的成员还包括福尔摩斯的哥哥。四十多年来，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每天早晨都会气定神闲地走进白厅¹内一间灰色办公室，埋头在他那灰色的会计工作中——甚至他一直以来的私人秘书也是一个灰色调的男人，一个看不出年纪、生性冷淡的人，有一个听着像气球在漏气的名字，索萨。这么多年来，尽管英国首相换了一届又一届，维多利亚女王让位给爱德华，爱德华又把王位交给乔治，财政预算有增有减，有战争爆发，官僚和贵族们也历经宦海沉浮，但迈克罗夫特每天清早始终雷打不动地走进他的办公室，沉浸在账簿里。

除此之外，迈克罗夫特还有一个隐秘的身份，大英帝国的“灰衣主教”。他存在于神秘的情报世界里，既不隶属于国

1 Whitehall，伦敦一街名，许多政府机关所在地，也用来泛指英国政府。——编者注

内的秘密勤务局¹，也不隶属于国际性的秘密情报局²。相反，他在财政部的高墙之内组建了自己的部门，成立了一个和秘密勤务局以及秘密情报局并行的机构。经过四十年的累积，他已经权倾天下，令人心生畏惧。

如果我停下脚步去想这件事，这样一个只手遮天却不受任何约束的机构不禁让人心惊胆战，尽管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利用过它。虽然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除了偶尔冷酷无情之外，总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清正廉洁、不会被收买的人。因此他成了我世界中的一个不动点，是我寻求帮助、请求庇护、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最终来源。

他同样是不可触碰的，我这样想道。

一天前，我收到了一封电报，声称迈克罗夫特被苏格兰场问询，警方还对他家进行了突袭检查。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想象迈克罗夫特在总督察莱斯特雷德面前大发雷霆的画面，让我险些笑了出来——但是，在能够自证清白之前，我没法向迈克罗夫特求助。我只能靠自己。

如果不是背上的孩子，我可能会直接走进柯克沃尔的警察局自首，这样就可以待在监狱里补补觉。因为我确信，约翰·莱斯特雷德总督察之所以对我们发出通缉令，是因为他在赌气——即使是在心情最为愉悦的时候，莱斯特雷德也严令禁止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参与官方的案件调查。一旦他向公众重申了自己的观点，等他的气消了，我们自然会重获自由。

还有，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孩子，我压根也不会出现在岛

1 Secret Service，成立于1909年，负责英国国内情报及安全工作，1916年更名为MI5，即军情五处，1931年又更名为Security Service（国家安全局）至今。——编者注

2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缩写为SIS，成立于1909年，负责英国国外情报及安全工作，代号为MI6，即军情六处。——编者注

的这侧。我应该会待在石圈那儿，即便是此时此刻，我曾经受过的训练和本能也在内心深处呐喊着，让我去那里继续追踪布拉泽斯，阻止他坐船去其他地方，再次宣扬他那危险的宗教。

对于应该让女人和孩子远离危险的理念，我一直都无法苟同。

但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孩子是一个累赘，无论是三岁还是三十岁。要想安静地理清思绪，同时不给孩子造成更严重的精神伤害，或者避免将她那悲惨的、患有幽闭恐惧症的、身负重伤的父亲送进监狱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躲开警察，躲开本地警察和英国大陆的警察。而要想躲开奥克尼群岛的警察，我唯一的希望是一架不堪一击的飞机，机舱内还奇冷无比。昨天下午当我搭乘这架飞机到达奥克尼群岛时，我曾发誓说再也不会坐它。

飞机的驾驶员曾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位美籍飞行员，名叫贾维茨。毫不夸张地说，他驾驶着飞机，像龙卷风一样将我从伦敦带到了这里。他将我丢弃在了奥克尼群岛主岛南部的一片空地上，或者更确切说，是我弃他而去。我想他会在那里一直等我，直到我再次出现。

我希望他会等我。

横扫瑟索的狂风已经比前一天小了一些，但在日出时风力大增，海浪也随之再次上下翻涌。日光下，这间苏格兰渔船的船舱内所有陈设都在猛烈地摇晃。尽管达米安的手臂被固定在身体一侧，但从奥克尼群岛出发半小时之后，这艘破旧的五十英尺的小船开始剧烈地颠簸，让他发出痛苦的呻吟。盖在他身上保暖的几条毯子和旧衣服被晃掉了，包扎伤口的绷带呈现出猩红色。

夏洛克·福尔摩斯重新给儿子盖上了保暖的衣物，又往火炉里添了一铲煤，然后爬上开放的舷梯，来到了甲板上。年轻的船长正在努力地控制方向盘，看上去就像黏在了方向盘上一样。大风天气里，福尔摩斯只得提高了自己的音量：

“戈登先生，有没有办法让船平稳一点？”

年轻人收回了注视着船帆的目光，停顿了很久，才从这位老人的话语里领会到这让人感到意外的重要信息。然后他研究了一下海浪和头顶上方的桅杆：“唯一的办法是改变航线，顺着风向走，你知道的吧？”

福尔摩斯当然知道。从斯卡帕湾出发时，他们原计划是去斯特赛，一个沿着北苏格兰海岸更往西的地方——事实上，除了瑟索，其他任何一个有一定医疗条件的村子都行。

但是向西航行意味着要继续和狂风巨浪抗争，即便在空载的情况下，海浪也能猛烈地拍打上船头，即使对于健康的

人来说，这条渔船的颠簸也让他们不堪其扰。

瑟索就在附近，那里可能会有大夫；但是他和罗素前天都曾路过那个镇子，尽管一个衣衫狼狈的英国男人在暴风雨的天气里雇船出海没有引起官方的注意，但有关一位年轻女士乘坐飞机的传言可能已经扩散开来。他希望罗素会指挥她的机长避开瑟索，但如果没有，好吧，最坏的情况是她面临被捕。而他，却不敢冒险驶入警察的领地。

“很好，”他说，“改变航线。”

“瑟索，好。”戈登听上去如释重负。

“不，威克。”威克是个渔镇，大到足够找到一位大夫——或许还能找到一家简陋的医院。当然也会有警察，但无论是否有通缉令，在一个停满渔船的港口里，什么样的警察才会特别留意这艘呢？

“威克？哦，但我在那儿一个人都不认识。我的表亲在斯特赛——”

“那个小伙子会在我们到达斯特赛之前就没命。”

“威克离我们更远。”

“但更平稳。”

戈登点点头：“抓着那根绳子，听我的指挥。”

航向的改变让船平稳了许多，不再那么颠簸了。当福尔摩斯再次下到船舱时，他如履平地，两步就跨到了床边——但这种平稳仅仅能让人安睡而已。

那个疯子射出的子弹沿着达米安的肋骨转了个圈，击穿了至少一根肋骨，然后深深嵌入了肩胛骨附近的肌肉里——子弹入肉太深，不是专业人员根本无法取出。如果是击中了左侧手臂，福尔摩斯可能会冒险试试，但达米安是一位艺术家，一个惯用右手的艺术家，一个在画画时需要精准控制右手做出细致入微的动作的艺术家。在取出子弹的过程中，如果肌肉和神经

部分稍有差池，就会把他变成一个“曾经”的艺术家。

如果华生在，福尔摩斯会让这位老朋友拿起手术刀，虽然在上次会面的时候，他就发现华生的手微微有些颤抖。但是此刻华生正在从澳大利亚返程的途中——福尔摩斯怀疑他是和一个新认识的女朋友在一起——而此刻他们应该在印度洋上。

他只能寄望于在威克找到的大夫有一双不颤抖的手，而且没有饮酒的恶习。如果没有这么幸运，他就必须面对一个令人痛苦的抉择，冒着被捕的风险去找一个真正的外科医生。

达米安会更痛恨哪一个选择：失去自己的技能，还是失去自己的自由？

其实，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題。即使是在此刻，福尔摩斯知道，如果他拿走让舱门敞开的楔子，几分钟之内，达米安就会惊恐万分，大汗不止，挣扎着站起来，大口喘息着逃离这个地方。

不，一个丧失了绘画技能的画家会过另一种人生；而一个因囚禁而发疯的人却不会有其他可能性。如果他们在威克找不到会医术的人，他或许只能去找外科大夫。

这样的想法让他冷静了下来。让他冷静的并不是外科手术本身——他想到了更糟糕的事情——他想到了达米安的表情，想到当他试着拿起画笔却无力控制时的表情。

想象一下：夏洛克·福尔摩斯逃避了责任。

站在儿子的身旁，他内心涌上了一种极其特别的感受，一种来自本能却几乎完全陌生的不安感。

托马斯·布拉泽斯主教（或詹姆斯·哈莫尼·海登或亨利·斯迈思或者他自称的其他名字）正死挺挺地躺在一个石圈里。如果夏洛克·福尔摩斯当时找到了这具“尸体”，他一定会挖出这个混蛋疯子的心脏，并毫不留情地将他的残骸从甲板上踢进汪洋大海。

拥有好几个名字的男人渐渐地恢复了意识，眼前漆黑一片。空气中弥漫着海水和香烟的味道。烟味清新，记忆……却飘忽不定。转世？是的，这件事已经谋划了很久，祭品也准备就绪，还耗费了数年的心血，但是……

他曾期待过自己身体的反应，但不是这种痛，也不是这充斥着烟味的黑暗。他现在所感受到的痛是转世过程中的阵痛吗？新生总是伴随着鲜血和痛苦，他自己曾这样写道，如果正确的鲜血被释放出来的话——但并没有。喷洒在石头祭坛上的是错误的鲜血。

是他自己的血。

毫无疑问，这种疼痛来自于他自己。他呻吟着，开始意识到有一双女性的手，接着，一个男人在说话，紧接着，门开了，突然亮了起来，他听到更多的说话声。过了片刻，一块浸了乙醚的布条捂住了他的口鼻，让他感到窒息，他的眼前瞬时闪过黑日如布，明月如血¹的景象，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当他醒来时，茅屋外面天色已经大亮。女人抬起他的头，一点一点地喂他喝下少量的某种烈酒。乙醚带给人的恶心感消退了。他的胸腔犹如烈火在灼烧，脑海中充斥着火和枪击的记忆，但在威士忌的帮助下，他的思绪和他的胃都渐渐平静了下来。

1 基督教《圣经·新约》中预言世界末日的景象。——译注

“现在几点了？”他声音嘶哑地问道。

“什么？”女人道。

“时间，现在几点了？”

“哦，亲爱的，让我看看。快中午了，今天周六。”

周六中午。在北方纯净而冰冷的海面之上，太阳将从黑暗中慢慢显现——日食在消退，随着日食一起消失的，还有他的机会。他的一腔心血，几个月以来的冥想和谋划，他不断收集权力的缰绳，他感受到能量在体内不断增强（哦，一种奇妙的能量，一种奇妙的感受——用工具剥离出一支鹅毛笔，心情愉悦地将笔尖浸入满溢的猩红之中，在鲜血凝固之前将其化为文字倾注于纸上：完美），这如泉水一样喷涌而出的能量，犹如茫茫大海上的巨浪，带他穿越时空，来到这个特定时间的特定地点，带他来到午夜时分石圈中央的祭坛上，祭坛上供奉着完美的祭品，这个至关重要的人正无助地躺在那里，他的喉咙裸露着，正如期待中一样……

就在准备工作进行到高潮时，却功亏一篑。祭品醒了过来，并引发了大火——是灯的原因。达米安试图举起手时打碎了那盏灯。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模糊起来：噪音，混乱，火焰导致的热浪和其他？对其他人的印象——有两个人？接着传来一种巨大的轰鸣声，他的胸部受到了一次重击，然后他什么也不记得了，直到醒来之后闻到海水和烟的味道。

这些人会是谁？敌人？魔鬼？还是自己的幻觉？这些都不及另外一件事重要：他们破坏了他的转世大计。这项伟大的事业被中断了。数年的时间被浪费了。他的手剧烈地抽搐起来，恨不能要勒死谁。

那个孩子呢？她长大后会成为他的助手，要继承他的衣钵，他灵魂的女儿去哪儿了？那两个魔鬼偷走了她吗？还是她仍待在那曾是他的藏身之地但如今已被付之一炬的现场？